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遜 志 齋 集

(四)

方 孝 孺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遜志齋集

(四)

方孝孺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實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爲僕罪始而恐旣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旣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于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己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

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乖本末之敍。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尙可贖于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摠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己。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

及於其身。剴切過闕。輒頽爾變色。以爲發己之短。或陽受而陰疎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疎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俗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閱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童伯禮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既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爲制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爲閭里光榮。況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爲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以歲事之不易。柩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以吉服請見。則葬尙未畢。釋哀凌禮。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甚陋。言甚訥。使胸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況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創。彌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某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其所爲法。足下旣已得之矣。能師其勇。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爲可焉。一以爲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爲。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爲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眞賈豎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爲子孫垂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常可爲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

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尙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與趙伯欽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喜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污壞。上墮下垂。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牴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謂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

道深而自得者遠。恆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己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爲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答。而居處僻左。不與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常發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己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教。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人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懲創。不敢有所作。夸辭游辯。微有與舊時類者。亟毀棄之。默坐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蓋欲自致於寡

過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乎否也。足下以卓越奇毅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爲士者。以文辭爲極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內。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林左民爲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彥殊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已能者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采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采至。獲足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爲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瀕于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怠。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答王氏交幣

使至。伏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之際。缺君子慎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缺者。有賜則受之。缺者有贈則受之。舍是而受。則離乎義也。離乎義。不得爲君子。執事泉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

以見賜明達。雖足以知人。然缺賜接教誨之日淺。義不敢以爲知己。而愛於缺。苟輒受之。是忘義也。執事所以過聽而加愛者。謂頗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聲播於遠邇。因加愛於人焉。而違乎義。恐非執事所缺居也。故敢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爲報。尤所不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政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飴乎利而有言。非惟僕不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圖之。多缺

答張廷璧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以爲隱。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爲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爲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不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凜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則爲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稚子刻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尙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漓。乏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而

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蟠其技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澹而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旣而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爲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爲忠。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令人慚恨。□□□□□□歸乎庸衆人之域。今得元采而後知之。所望□□□□□□之兄愛也。無以爲報。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一閱之。以僕之懷元采□□□□□□□□□□以爲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脩詩最□□□□□□□□□□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辭有未妥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未失耳。苟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與友人論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爲。舉而

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瞶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所利賴。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乎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

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畫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尙能終其說。不宣。

與黃希范

教類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己而自畫。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己之長。而下於

少。舍己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于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嗤鄙之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乖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須之計。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迫趣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由千里遣徒。曠以束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尙有俟於他日也。

答闕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

莫如李白杜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卽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劉子傳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嘉。第所以道譽僕者太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居。況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人相獎許。頭面爲之發熱。況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非見諛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

愛玉者。見白石卽以爲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不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鳳之爲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眞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爲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之。以爲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於疆域。斥候。使敵不能攻。刼可也。稍有所論述。愚僧見之。輒大恨。若冒其父母。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羣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況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常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毀譽耶。狗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常補元氣。元氣旣完。病卽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邪。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內。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爲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發。略陳固陋。

答許廷愼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安。近在

王脩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常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駿駿焉欲挾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璧序文慊慊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豪俊士不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且若此況二千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繼而足下歸諸無所肖似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所答者此也雖然告人以善者益也譽人而不知其失者惑也僕不佞願爲益友於足下可乎古謂儼人必於其倫蓋難乎其類也